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

虞山錢

男 格壽平

門人邵 恆久三

訂

結胸心下痞發源總論

舊註咸謂風傷衛而陽邪陷入爲結胸寒傷營而陰邪陷入爲痞此誠千古之誤詳究論中。中風傷寒並見而祇作心下痞者有但傷寒而

心下滿硬痛者爲結胸。但滿而不痛者爲痞。參互交錯。未便分屬兩篇。故另編一卷。位置於上中二卷之後。以見風寒均有此二證之意。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胃者。以下之太早故也。一

此條義理最奧。含蓄最深。千古以來。英賢輩出。從無得其旨者。余先心滌慮。沉默涵泳。凡五易稿。而後得其緒端。故識之以告諸同志云。

此論結胸與痞之所由作。乃痞結之綱領也。發於陽者。邪在陽經之謂也。發於陰者。邪在陰經之謂也。反下之者。不當下而下也。兩反下之。其義迥別。一則以

表邪未解而曰反下。一則以始終不可下而曰反下也。因者。因誤下之虛也。結胸則言熱入者。以發熱惡寒表邪未解。誤下則熱邪乘虛陷入而爲結胸。以熱邪實於裏。故以大小陷胸攻之。痞不言熱入者。蓋不必言。亦難言之也。其不必言者。何陰病本屬無陽。一誤下之。則陽氣愈虛。陰邪愈盛。客氣上逆。即因之而爲痞。如甘草半夏生薑三瀉心湯證是也。此等非唯無熱可言。亦併無所入。故不必言也。其難言者。何諸痞之中。有有表證而發熱惡寒者。如解表用桂枝。

湯攻裏宜大黃黃連瀉心湯。及大柴胡湯者是也。以
雜在諸虛痞之中。難於並言。故亦不言也。其兩不言
者何。以在此段經領之中。不能具言。至後節條目中。
方悉言之也。末句但言下早爲結胸之故。而不及痞
者。以邪在陽經而未解。邪猶在表。若早下之。則裏虛
而邪熱陷入。致成結胸。若表邪已解而下之。自無變
逆之患。故以下早爲嫌。至於邪入陰經之證。本無可
下之理。陰經雖有急下之條。亦皆由熱邪傳裏。非陰
經本病也。除此以外。其可反下之乎。以無可下之理。

故不以遲早爲言。即使痞症之有表證而發熱惡寒者。如大柴胡湯一證。亦以傷寒發熱汗出不解。表裏皆實。故用攻解兼施之法。亦非由下早之故也。唯大黃黃連瀉心湯一條。爲先下後汗而致心下痞者也。然其表症猶在。故先以桂枝解表。而後以大黃黃連攻痞。觀先用桂枝。則知邪在太陽。攻之而用大黃黃連。則知熱入矣。其治與結胸之用大陷胸。彼此相爲彷彿也。唯此一條。爲熱入之痞。其他瀉心。各有區別。未可概以熱入論之。所以痞結雖皆曰反下而作。結

胸因熱入。故獨申之。以下早。痞則非盡熱入。故不可言下早也。然此章義理糾紛。證治盤錯。未易明顯。請更申之。夫邪在陽經。其表邪未解而反下之。則正氣內虛。熱邪因之而內陷。必鞭結於胸中。是謂病發於陽。言陽邪從陽經陷入於陽分。其所發之病。名曰結胸。胃者。中焦之上也。位高而屬陽。以諸陽皆受氣於胃中。故膈中爲氣之海。上通於肺而爲呼吸。陽邪陷入。必傷陽位。故結於胸中也。邪入陰經。由傳變而入者。或本經自感者。若誤下之。雖無熱邪陷入。而胃中

陽氣已傷。陰邪內盛。必因誤下之陽虛。而陰邪不塞於心下。是謂病發於陰。言邪入陰分所發之病。名之曰痞。痞者。陰氣否塞而不通也。心下者。腹之上。心之下。中焦之所屬。胃脘之部分也。較之於胸。則位稍卑。而爲陰矣。其但言因作痞。而不言熱入者。陰痞之證。因誤下之後。陽氣一虛。陰邪自盛。不必外入之邪。而後成也。陽邪必由陷入。陰邪則不必也。如日麗長空。則陽和溫暖。至金烏西墜。則徧界陰寒。自然之理。何必外來。故痞氣乃陰邪內結於中。猶雲霧障空。天地

之氣不交通而成痞。非若熱邪之陷入也。下文甘草瀉心湯條內云。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客氣者。陰邪也。謂之上逆。其非外入也明矣。又何疑焉。此爲結爲痞之攸分也。半夏瀉心湯條內云。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爲結胸也。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此尤仲景論中彰明較著之分也。其分條論治。則於結胸之證。有大陷胸湯之結胸。有大陷胸丸之結胸。有小陷胸湯之結胸。所以皆用攻下者。以客邪陷入。所謂熱入因作結胃也。唯支結不攻者。以

外症未去。故但以柴胡桂枝湯解之也。至於心下痞之證。義各不同。未可以一端論也。如十棗湯之痞。乃陽邪傷胃。津液不行。致水飲停蓄。此實而可攻者也。有生薑瀉心湯之痞。乃中氣不和。胃寒不化。脾弱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以致乾噎食臭。腸下水氣畱蓄。此陽虛陰盛之痞。故可溫補宣通以開之者也。有甘草瀉心湯之痞。乃下後陽虛。胃寒不化。下利清穀。腹中雷鳴。心下痞硬。乾嘔心煩。又復下之。胃陽大虛。陰邪上逆之痞。此但可瀉其虛氣而不可攻者也。有大黃

黃連瀉心湯之痞。此因先下後汗。倒行逆施。致熱邪已入。表證未除。乃先解後攻。實熱之痞也。有半夏瀉心湯之痞。但滿而不痛。乃氣痞耳。不可攻者也。有附子瀉心湯之痞。因緊反入裏。故亦用大黃黃連。又見惡寒汗出。知其真陽大虛。衛氣不固。又加附子以回陽固衛者也。有大柴胡湯之痞。乃傷寒發熱汗出不解。邪轉入裏。至嘔吐下利。此表裏皆實。宜解宜攻。故用兩解之法也。有旋覆代赭石湯之痞。此汗吐下後。邪雖已解。胃陽已傷。虛寒不運。痰飲畱蓄。氣上走而

爲噫。宜溫補宣通。鎮墜而不可攻者也。有赤石脂禹
餘糧湯之痞。此傷寒誤下而利不止。致成痞硬。服瀉
心湯而又下之。遂至利更不止。病在下焦。理中之所
不能治。故宜固下焦而瀉其滑也。痞證如此之條緒
繚多。虛實不一。豈可以一言蔽之乎。故曰仲景之不
言。蓋難言之也。然各經初證。大約由營衛而入。營衛
雖屬太陽。至於成結成痞。非必皆在太陽矣。故結胸
則必以太陽病三字冠之。其所以然者。蓋以結胸乃
表邪未解。邪在太陽。因誤下而表邪陷入故也。至心

下痞諸條。則止冠之以傷寒二字者。何也。寒邪雖必由表而入。至成痞之證。各經皆有。故不可獨稱太陽也。然非但痞結條下爲然也。仲景之於風傷衛諸證。無不以太陽病稱之。於寒傷營諸證。唯一二有表證者。以太陽病稱之。因太陽主表故也。至誤治失治傳變諸證。則皆去之者。以寒邪既不在表。於各經無所不入。入陽則爲三陽裏證。入陰則爲三陰裏證。其有各經自受者。亦概以傷寒稱之。或竟直取其病狀言之而已。蓋因邪既入裏。或風或寒。俱不得以太陽二

字加之矣。其所以不可加者。以邪過營衛。則入裏之
岐路紛爭。雖同入而異變矣。其或入於陽。或入於陰。
皆就其虛處而中之耳。初無定分也。後人未析其義。
遂以爲風邪入裏則爲結胸。寒邪入裏則爲痞證。豈
知仲景本意。不論中風傷寒之邪。在陽經者而表邪
未解。誤下陷入。故有下早之誡。所以有熱入之結胸。
併有熱入之痞。實熱之痞結。皆以客邪陷入。故有攻
無補。所以有大陷胸之湯丸。十棗湯之逐飲。大黃黃
連之瀉心。及大柴胡湯之兩解也。無論中風傷寒之

邪。在陰經者而誤下之。其邪本不在表。不須外入。但
因誤下之後。胃氣虛損。陰邪否塞。即可成痞。所以但
有反下之戒。而無下早之文。邪在三陰。始終禁下。故
不以遲早爲言。故有甘草瀉心。半夏瀉心。生薑瀉心
等溫散開補之法。然何以陽邪必從外入。陰邪不須
外陷乎。蓋以三陽在軀殼之三層。三陰已在軀殼之
裏矣。所以仲景但以發於陽發於陰論之。一云反下
而言熱入。一云反下而不言熱入。一則云下之太早。
一則絕不言下早。議論無多。苞舉深廣。雖未顯言。意

在言表。曾未嘗以風寒營衛定痞結也。故方氏註云。
發於陽而下之早者。未嘗無痞。發於陰而下之早者。
亦有結胸。疾病之機。每多不期之變。愚謂兩早字雖
不應並下。於痞結則頗有圓機。余細閱論中。有心下
因硬。則爲結胸。又云。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爲結胃。
是結胸亦可稱心下也。有以傷寒中風並冠於首而
曰心下痞者。有獨稱太陽中風而曰心下痞硬滿引
脇下痛者。是陽邪亦能作心下痞也。又傷寒六七日。
結胸熱實。脈促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是陰邪亦能

作結胃者也。又太陽中風。下利嘔逆。其人漿漿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硬。又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此發於陽而亦作心下痞者也。更有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硬。又如厥陰篇中云。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此二條雖有陰陽之分。與結胃稍異。此亦發於陰而作結胸者也。由此觀之。其陰陽互見。痞結交作。參伍錯綜。縱橫變化。如此。則豈風寒營衛之說。可擬發於陽發於陰之義乎。

尚論未悟其理。妄取條辨之說。以風爲陽邪。病發於中風。陽邪未從外解。而反下之。熱勢乘虛陷入。必硬結於胸上。寒爲陰邪。病發於傷寒。陰邪未從外解。而反下之。其熱勢乘虛陷入。必痞塞於心間。若作此解。則熱入與不言熱入之義。安在哉。昔張兼善證成氏之誤曰。旣以無熱惡寒爲發於陰焉。有可下之理。斯言之謬。亦已甚矣。不思仲景原因不可下。而曰反下。兼善豈反忘之耶。又曰。仲景所謂陰陽者。指表裏而言也。病在表。當汗而反下之。因作結胸。病在裏。尚未

入府而輒下之。因作痞。此論尤爲乖謬。病已在裏。即攻下之。已不爲逆。且病旣入裏。而云尚未入府。豈所謂府者。又在裏之裏乎。又以風邪入裏爲結胸。寒邪入裏爲痞。然則太陽中風下利嘔逆。其人漿漿汗出。而至於心下痞硬者。非風邪入裏之痞乎。傷寒六七日。結胃熱實。心下痛。按之石硬者。非寒邪入裏之結胃乎。及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硬而滿者。非或風或寒而偏作心下痞乎。又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柴胡證具。

而以他藥下之。必蒸蒸而振。心下滿而硬痛者爲結
胃。但滿而不痛者爲痞。此又非寒邪入裏而能結能
痞者乎。更以此較之。則兼善之說。果合仲景發於陽
發於陰之義乎。因思方喻兩家之說。得非兼善爲之
前導乎。是以不言熱入之故。仲景確有深意。如成氏
以發於陰而反下之。謂表中陰邪入裏。結於心下爲
痞。豈知陽氣旣虛。陰邪自足成痞。況尚有惡寒發熱
表裏皆實之痞具在。則此註已屬荒唐。而方氏又謂
不言熱入。欲人同推也。喻氏復不察仲景之意。不辨

方氏之說。遂誤信同推之說而竟推之曰。二證皆由下早。皆是熱入。省文以見意也。持論若此。不幾乎淄澠不辨。菽麥不分矣。以旨引盲之誚。可獨加諸前輩耶。是故讀仲景書而不能得仲景之旨。其不爲盲者尠矣。此節疑義。所以爲千古未明之案者。以仲景難言而未之詳言也。然反覆尋繹其文。亦旣言之矣。但道無不秘。未易顯言。欲令後之學者。從妙悟中求之而已。蓋以聞道之所得者。猶淺悟道之所得者。彌深耳。故曰。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

結胸證治第三

太陽病。脉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懣。陽氣內陷。心下因鞅。則爲結胃。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三

辨脉篇云。陰陽相搏。名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又云。數脉見於關上。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

搖者名曰動也。此所謂動數者。數而躁動也。痛即下文頭痛也。虛謂營陰弱也。盜汗睡臥中之汗也。陽以外衛乎皮毛。陰以滋榮其血絡。目閉則衛陽內入。無以外衛。營虛不守。故陰液盜出。此因風邪傷衛。則衛強營弱。毛孔不閉。故微盜汗出也。發熱盜汗即數則爲虛之義。言衛強則陽盛發熱而脉數。營弱則陰虛惡寒而汗出也。浮則爲風。以下四句。即所以釋脉浮而動數也。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惡寒。即風熱痛虛之見證也。言浮則風邪在衛。數則邪鬱發熱。躁動則

風邪不得發越。故頭痛。脉數則陽邪勝而營陰虛弱。故微盜汗出而惡寒。即前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熱自發。陰弱汗自出。齏齏惡寒之變文也。此爲表邪未解。乃桂枝湯證也。粗工不察而反下之。則胃脘之陽氣大傷。遂至動數之脉。變而爲遲矣。遲者。虛寒之脈也。中氣旣餒。則表間陽邪乘胃氣之虛寒。陷入胸膈。邪盛正虛。正邪相拒。故作痛也。曰胃中空虛。非水穀盡出而空虛也。乃胃中真陽因誤下之損而空虛也。真氣空虛。則陷入之客氣擾動胸膈而膈中呼

吸之氣。有所隔礙。故短促而不伸也。膈間氣不得舒。邪結於裏。所以躁擾煩悶。而心中若有所懊懷者。然此皆陽邪內陷。故心下因之而鞭。遂爲熱入之結胸矣。以動數之脉。變而爲遲。雖爲中氣已虛。然邪熱結鞭於胸中。則爲實邪在裏。當以大陷胃湯主之。若陽邪雖陷而不結於胸中。但頭汗出者。以諸陽脉皆上至頭。頭爲諸陽之會。陽邪獨盛於上。故但頭汗出也。諸陰脉皆至頸。從胸中而還。然陰液爲陽氣所蒸。乃得爲汗。陰陽之脉絡。雖交互於周身。因陽邪在上。無

以蒸騰。故餘皆無汗。但劑頸而還也。熱邪內陷。既不得汗泄。而小便不利。則又不得隨水液而下走。溼熱鬱蒸。故身必發黃也。發黃不立治法者。以有例在後也。此條雖動數變遲。終屬陽邪內陷。故以大陷胸湯攻之。熱邪內陷。尚且動數變遲。豈陰痞反有熱入同推之理乎。故曰綱領中難於並言。至條目中。始能悉言之也。喻氏謂動數變遲三十六字。形容結胸之狀。殆盡嘆其爲化工之筆。宜哉。

大陷胸湯方

大黃

六兩

漢之六兩即宋之二兩六錢二分李時珍云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約即今之一甌也每服一甌約大黃五錢外結胸惡症理亦宜

然米為太過況快利止後服乎

芒硝

半升 升法見小柴胡湯下

甘遂

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三升。去滓。內芒硝煮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陷胸者。謂能治熱邪陷入胸中而名之也。邪陷胸膈。猶大敵入寇。絕我津梁。據我要害。餉道不通。樵蘇不爨。堅壁固壘。非勇敢之將。鋒銳之兵。不能破也。故用苦寒涌泄之將為君。鹹寒軟堅之副為佐。然邪結胃中。胃氣不行。津液不流。水飲並結。故又以逐水利痰。

之奇兵爲使。鼎足之形已定。犄角之勢已成。然後建
大將旗鼓。水陸並進。而成衝鋒陷陣之功。豈不偉哉。
然苟非熱入胃實之證。如陰痞之屬。則當以德化綏
徠。威鎮攝服而已。未可窮兵黷武。塗炭生民也。其有
表證而脉浮者。尤所禁忌。用者審之。

辨誤 仲景爲傷寒立法之祖。雖後賢繼起。鮮有不
讀其書而師其訓者矣。故凡讀之者。各有議論。雖或
未能盡其典要。而亦各鳴其所得。或是或否。皆不敢
踰越其軌度。然未有如丹溪朱氏之不善讀書者也。

如此條之痛斥仲景曰。按太陽病。在表未曾解。在表而攻裏。可謂虛矣。而況所得之脉。皆浮而動數乎。今得誤下。動數變遲矣。而又曰胃中空虛。又曰短氣躁煩。虛之甚矣。借曰陽氣內陷。心下因鞭。而可迅攻之乎。豈大陷胸之力。緩於承氣。況已下者不可再下。寧不畏其虛乎。上文曰結胸脉浮大者不可下。下者死。又曰結胸證悉具。煩躁者死。今曰脉浮。又曰煩躁。大陷胸果可用乎。彼陽病實。下後若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惱者。梔子豉湯吐胸中之邪。況太陽失下。

後明有虛證乎。如此議論。豈非痛貶仲景。叙證之。差用藥之誤乎。豈知仲景原因脉浮而動數。頭痛發熱。盜汗惡寒之表症未解。爲不可攻下。故曰反下。至誤下之後。胃中真陽已虛。所以動數之脉已變而爲遲矣。變遲之後。陽邪已陷。豈尚有浮脉耶。仲景所謂浮而動數者。蓋未下之前。邪氣在表之脉也。丹溪不曉此義。此不善讀之一也。又以動數變遲爲虛。不知正氣既虛。熱邪已陷。正虛邪實而膈內拒痛矣。丹溪又不知此義。其不善讀者二也。又以胃中空虛爲虛。不

知仲景之曰空虛。蓋以胃中真陽虛損爲言。非水穀邪氣盡空也。所以下文即有客氣動膈四字。因胃氣虛。故客氣得以入膈而變動。此亦正虛邪實也。豈可竟作虛論耶。丹溪又不知此。其不善讀者三也。又以短氣躁煩爲虛甚。不知邪結胸膈。氣道阻塞。且熱邪內鬱。故短氣躁煩。而心中懊懣也。丹溪又昧其旨。此不善讀之四也。又云借曰陽氣內陷。心下因鞭。而可迅攻之乎。豈大陷胸之力。緩於承氣。況已下者。不可再下。寧不畏其虛乎。王肯堂論大陷胸湯云。傷寒錯

惡結胸爲其非此不能通利。須其迅速方能分解結邪。丹溪識見。又不至此。其不善讀者五也。又云上文曰結胸脉浮大者不可下。下者死。仲景於未結胸之脉浮動數者。已云不可下。恐誤下成結胸也。至若旣成結胸而尚往來寒熱者。已不用大陷胸。而用大柴胡湯表裏兩解之法矣。況已結胃而脉尚浮大。則在表之邪。不可限量。故曰不可下。且此條動數變遲之後。並無浮脉再見。豈可引此以責仲景乎。此不善讀之六也。又曰結胸證悉具。煩躁者死。今脉浮。又曰煩

躁。大陷胸果可用乎。不知仲景之所謂悉具者。言結
胃所犯之脉證。無所不備也。此一節非真有此證。乃
仲景設言以訓後世之文。故鋪叙自表入裏。所以致
成結胸之故。及描寫邪氣陷入而成結胸之狀。歷歷
如繪。直至結胸已成。然後云以大陷胸湯主之。若如
此以漸而入者。即謂結胸症悉具。則下文結胸熱實。
脉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當如何耶。況尚有舌
上燥而渴。日晡潮熱。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
近者。又如何耶。且所謂短氣躁煩。心中懊懷。胸猶未

結也。至陽氣內陷。心下因硬。則爲結胸矣。所謂躁煩者。熱邪初入。不得發越而躁煩。非已成硬結。胃氣將紹之煩躁可比。煩躁躁煩。義自不同。丹溪又不能辨此不善讀之七也。又言彼陽病實下後若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懣。以梔子豉湯吐胸中之邪。況太陽失下後。明有虛證乎。此段乃仲景論中。陽明條下。脉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不惡寒反惡熱之證也。非脉浮而動數。發熱汗出。反惡寒。太陽表證未解之可比也。且陽明條下。原云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

氣動膈。心中懊懷。舌上有胎而猶未結胸也。故以枳
子豉湯涌其未結之邪耳。此條乃太陽脉浮動數之
表邪。因誤下而動數變遲。遂致膈內拒痛。胃中空虛。
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懷。然必陽氣內陷。心下
因硬而爲結胸。方用大陷胸湯攻之。若熱邪未陷。心
下不硬。則猶未成結胸。不過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
中懊懷。初入胸中之邪而已。豈有不用枳子豉湯以
吐其未結之邪乎。若猶未信。但觀陽明篇中有云。陽
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懷。飢不

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非治心中懊懷而猶未結胸者之明證耶。今陽氣已陷。心下已鞭。結胸已成。豈可亦以梔子豉湯吐之。丹溪讀其書而不達其意。昧其義而妄毀之。是誠何心哉。嗚呼。斯道之晦斯民之厄也。能無辨乎。所以張介賓類經求正錄云。劉朱之言不息。則軒岐之澤不彰。信乎斯言之不謬也夫。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

大陷胸湯主之 三

此太陽入陽明之結胸也。病本太陽中風。當以桂枝湯汗解。使熱微似汗可也。乃重發其汗。使如水流漓。則病必不除。而復早下之。邪熱遂乘虛而陷入陽明矣。因汗下雨。竭其津液。邪入胃中而燥熱。故五六日不大便。而舌上燥渴也。日晡未申之時也。所者。即書云多歷年所之所也。不大便。舌上燥渴。日晡潮熱。皆陽明證也。潮熱而曰小有。則未離太陽而已入陽明矣。故不似全入陽明之甚也。邪在太陽而陷入。則

結於胸。邪入陽明而歸裏。則實於胃。此本太陽病。因汗下之誤。邪從太陽誤入陽明。故從心上至少腹。無少空隙。皆鞭滿而痛。至於手不可近也。前條但結胸而鞭痛者。尚以大陷胸湯主之。況兼陽明胃實者乎。故亦以大陷胸湯主之。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瘕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胃丸。

四

結胸本太陽表邪陷入而成。然猶在上焦陽位而未深入陽明也。項強亦太陽表症也。瘕即瘕也。仲景之論瘕病。其總證曰。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

熱面赤。目脉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其分條曰。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瘧。又曰。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者。名曰柔瘧。其不言項強者。總證中已叙之矣。不必重複也。大約無論瘧病之剛柔。皆身熱項強。但以惡寒無汗者。乃寒傷營之瘧。以寒主動急故也。汗出而不惡寒者。乃風傷衛之瘧。以陽邪性緩故也。此以結胸證而云項亦強者。所以證其邪未離乎太陽之表。未可攻也。曰如柔瘧狀。所以狀結胸之汗出不惡寒者也。以結胸而狀如

柔瘥之汗出不惡寒。其無表證而宜下可知。故曰下之則和。既無表證。又不言熱實鞭痛。則勢非甚劇也。故不須以大陷胸湯之駢劑攻之。而更立大陷胸丸治之足矣。

辨誤。方註取成氏邪結胸中。心下緊實。能仰而不能俯之說。謂邪結鞭於胸。俯則礙而不利。勢必常昂。有反張之疑似。病已至劇。喻氏復兼取兩說云。結胸而至項強。症愈篤矣。胸間邪結緊實。項勢常昂。有似柔瘥之狀。借此以驗胸邪十分緊迫耳。皆失仲景本

意。豈知以柔瘥之汗出不惡寒。以證表邪既解。爲結胸之較輕者哉。若猶未以爲然。試觀大陷胸湯之大黃六兩。芒硝半升。不過二次溫服。而大陷胸丸雖大黃半斤。葶藶芒硝杏仁各半升。而究竟所用者。止服如彈丸之一枚而已。其大小之制。爲何如哉。

大陷胸丸

大黃 半斤

葶藶

芒硝

杏仁

各半升
熬黑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

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効。禁如藥法。

大黃芒硝甘遂。即前大陷胸湯之意。白蜜二合。亦即十棗湯中之大棗十枚也。增入葶藶杏仁者。蓋以胸爲肺之所處。膈中爲氣之海。上通於肺而爲呼吸。邪結胸膈。硬滿而痛。氣道阻塞。則有少氣躁煩。水結胸脇之害。故用葶藶甘遂以逐水瀉肺。杏仁以利肺下氣也。所用不過一彈丸劑。雖大而用實小也。和之以白蜜。藥雖峻而佐則緩也。大陷胸湯之制。六師並出。

也。大陷胸丸之法。分銳攻畧也。陷胸湯。一人獨用之劑也。陷胸丸。衆病分用之藥也。其大小分合之迥異。步伐止齊之不同。奈何方註以爲白蜜甘潤導滯最良。名雖曰丸。猶之散耳。較之於湯。力有加焉。唯喻氏謂白蜜畱戀潤導。下行其緩。斯得一宿乃下之旨矣。豈如承氣陷胸湯之人行十里二十里之迅速哉。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脉沉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湯主之。

五

歷來註家。皆以中風誤下而成者爲結胸。傷寒誤下。

而成者爲痞。此十載未悟之惑也。仲景原云發於陽發於陰而反下之。並未言中風傷寒而反下之也。前條皆中風之結胸。此條以傷寒而亦成結胸。則知非獨中風誤下而成也。說見首章註中。然此條並未誤下。乃亦結胸者。蓋以邪在太陽。稽久失治而致變者也。脉沉緊者。關脉沉緊也。或曰。此但以傷寒二字冠之。何以知其邪在太陽乎。曰。以熱實二字推之。即可知也。又以大陷胸湯之鹹寒苦泄而知之也。何以知其爲失治乎。曰。以六七日言之。乃行其經盡之期也。

又不言及汗下。是以知其爲失治也。何以知沉緊爲
關脉乎。曰。臟結條云。按之痛。寸脉浮。關脉沉。名曰結
胸也。曰。沉則然矣。緊脉何以言之。曰。浮緊則爲寒邪
在表。沉緊則爲寒邪深入也。蓋言以寒傷營之證。頭
痛發熱。身疼腰痛。惡風無汗者。而經久不治。至熱邪
自陷。鞭結於胸中。則熱邪內實於裏矣。而脉見沉緊。
足見邪結深固。所以心下不按自痛。及按之則石硬
也。邪氣堅結如此。非大陷胸湯。何以破其堅結乎。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傳

結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六

此亦太陽失治之結胸也。言寒傷營證而不以麻黃湯汗解。至十日之久。其邪雖未盡入。而鬱熱之邪。已內結於裏而爲結胸。似可攻之證矣。後往來寒熱。如柴胡湯證。是半表之邪猶未下也。表裏皆有邪。未可以大陷胸湯攻之。以陷胸但能攻在裏之熱邪。而不能解散表邪也。故以大柴胡湯兩解之。若但結胸而身無大熱者。其邪不在表可知。此但因熱結在裏胃

氣不行。水飲畱結於胸脇。乃可攻之候也。猶必但頭汗出者。然後知其身雖無大熱。而邪氣不在陰經。陽邪但在上焦陽分。爲結邪所隔。不得下達。水液畱蓄。亦不得下走。故以大陷胸湯主之。或曰。何以知頭汗爲陽邪在陽分乎。曰。少陽篇云。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且陷胸亦實熱之藥。故知陽邪在陽分耳。成氏謂但結胸無大熱者。非熱結也。豈知但結胸三字。即指熱結在裏而言。謂但有裏邪也。無大熱。言不復往來寒熱。謂無表邪也。有裏無表。方可用。

大陷胸湯也。苟非熱結。則大黃芒硝豈非熱實之藥。仲景肯妄用乎。尚論言後人誤謂結胸之外。復有水結胸一症。又謂下文支結。乃支飲結聚。亦另是一症。殊爲可笑。愚謂若水飲必不與熱邪並結。則大陷胸方中。何必有逐水利痰之甘遂乎。可謂一言破惑。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七

正在心下。方氏謂不比大結胸之高而在上。不知仲景原云。若心下滿而鞭痛者。爲結胸也。又曰心下因

鞭。則爲結胸。又曰結胸熱實。心下痛。按之石鞭。若此。則知結胸本在心下。非必心下痞而後稱心下也。然則胸與心下之相去。非甚相遠也。不過鳩尾之間。上腕之分耳。若必責之胸膈。則胸骨已鞭。豈能按之而知其硬且痛乎。曰正在心下者。言止在心下一處。不若心下滿而鞭痛。及按之石鞭。結在胸脇之甚且大也。按之則痛。亦不似膈內拒痛。及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至於心下痛之不按自痛也。脉之浮滑皆屬陽。浮爲陽邪。滑近動數。亦不比動數變遲。

及沉緊之脉。爲沉陷固結之深也。故不須攻擊之熱劑。而以小陷胸湯主之也。

小陷胸湯方

黃連 一兩

半夏 半升

栝蒌實 大者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

此因陷入之熱邪較輕。故治法亦變其制而爲小陷胸湯也。然其小也。非若小承氣之減其制而曰小。亦非若小青龍之變其法而曰小也。此所謂小者。名雖

同而藥實不同。藥雖不同而用意則同。用意雖同而其功用又不同也。夫邪結雖小。同是熱結。故以黃連之苦寒主之。寒以解其熱。苦以開其結。非比大黃之苦寒蕩滌也。邪結胸中則胃氣不行。痰飲畱聚。故以半夏之辛溫滑利。化痰蠲飲而散其滯結也。括萋實。李時珍謂其甘寒不犯胃氣。能降上焦之火。使痰氣下降。蓋亦取其滑潤也。亦非比芒硝甘遂之鹹寒逐水之峻也。然半夏括萋皆取其滑者何也。蓋滑乃十劑之一。謂滑可去著也。著者有形之邪。畱著於胸膈。

腸胃之中。無形之邪。留着於經絡臟腑之間也。古人云。著而難去者。以滑去之。如油之洗物也。此方之制。病小則制方亦小。即內經所云。有毒無毒。所治爲主。達大小爲制也。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若灌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病在陽者。蓋指邪在太陽也。然仲景但言病在陽。何

以知其獨指太陽乎。曰。仲景陽明篇首云。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者。爲陽明外證。旣云汗自出。不應再以汗解。唯邪氣雖入陽明。而太陽證尚未罷者。方有用麻黃之葛根湯。及桂枝葛根湯以汗解之。此外則更無陽明發表之專藥矣。是以知其非陽明也。少陽雖有半表之邪。而汗吐下皆有禁例。又不當有應以汗解之句。故又知其非少陽也。唯太陽爲最外一層。專主營衛風寒。犯之則必應以汗解矣。此因不得汗解而煩熱。非唯不以汗解。而反以冷水嚙之灌之。

一 噤者。噴噤之也。灌者。灌洗之也。以冷水噤灌之者。蓋欲以寒治熱。乃不知者之妄耳。遂使皮膚鬱熱之邪。爲冷水所却。不得散去。故彌更益增其煩熱也。然煩熱雖甚。其先所感之邪。本已惡寒無汗。又增噤灌之水寒。外客皮膚。故肉上之寒粟聳起。意欲飲水者。煩熱所致也。反不渴者。水寒侵入也。見證如此。似當仍以汗解爲是。因水寒外侵。邪熱被却。已不在表。故以鹹寒潤下。利水之文蛤散。導水下出。若未効而不瘥者。因水寒內犯太陽之府。膀胱受病。當與五苓散助

其下焦蒸騰之用。則氣化流行而水氣自除矣。即有表邪未解。服五苓散法中。更有多飲煖水。使汗出之法。可去也。此條當與中風失治之渴欲飲水。水入即吐之水逆證互看。彼因飲水所致。爲內入之水寒。此因噤灌所致。爲外入之水寒。病情相似。故治法亦相同也。寒實結胸。無熱證句。乍讀之。似不宜用小陷胸之苦寒。細閱上文。因冷水噤灌。其熱已被却。不得去熱邪內入。所以彌更益煩。熱邪遂實結於胸。乃熱因寒結。故曰寒實結胸。非謂寒氣實結於胸中也。若果

是陰寒。當作心下痞矣。故結胸之首條云。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謂之結胸。則知是熱入而非陰寒之證矣。若非熱邪。則亦并不可謂之結胸矣。此陰陽寒熱之辨也。無熱證者。謂無表熱。蓋指上文肉上粟起而言。非謂表裏俱無熱。故與三物小陷胸湯。以開其胸中實結之邪也。白散雖峻。蓋因寒實結於胸中。水寒傷肺。必有喘咳氣逆。故以苦梗開之。貝母入肺。又以巴豆之辛熱有毒。斬關奪門之將。以破胸中之堅結。蓋非熱不足以開其水寒。非峻不足以破

其實結耳。亦治實不治虛之法也。

文蛤散方

文蛤

五兩

文蛤似蛤而背有紫斑即今吳中所食之花蛤俗誤呼為蒼蠶或昌蛾者是也

右一味為散。以沸湯和服一錢匕。湯用五合。

三物小陷胃湯

即前小陷胃湯

白散方

桔梗

三分味苦者

巴豆

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

貝母

三分

右三味。桔梗貝母為末。內巴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

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

結胸證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九

大凡邪氣在表則脉必浮。結胸一證。原因太陽表邪誤陷所致。然既結之後邪已入裏。則關脉當沉矣。豈容浮大之脉再見耶。今胸既結矣。而脉仍見浮大。則未盡陷入之表邪尚盛。且浮大之脉原屬裏虛。症象陽旦條云。浮則爲風。大則爲虛。正氣既虛而更下之。使未盡之表邪再陷。則外邪已陷復陷。胸邪已結再結。是所謂虛其虛而實其實也。邪氣重陷正氣不支。

不死何待。故曰不可下。下之則死。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十

此承上文而言。更有不必再下。亦死之證也。悉具者。言凡係結胸所犯之證。無所不具也。其證悉具。則邪氣之盛。陷入之深。不必言矣。而更見煩躁。煩爲虛陽散亂。躁則陰邪上逆。劇邪堅結。上下隔絕。胃氣必敗。內經熱論云。營衛不行。臟腑不通。則死矣。

心下痞證治第四

痞之爲證。陰陽參錯。寒熱分爭。

不測。病情至此。非唯治療之難。而審察之尤不易也。且勿論推求參考之難。與臨證施治之難。即以仲景之聖。其立法詳辯。亦甚難也。所以著書者。唯恐臨證者之難曉。臨證者。每嫌著書者之不詳。不知六氣隨時之變態不同。病者虛實之見證百出。聖賢立訓之規格有限。病情變幻之伎倆無窮。猶之五官四體雖同。絕無相同之

面目傳真寫像各異。豈有一定之鬚眉。鄭子產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此之謂也。前人創法。唯規矩以度之。繩墨以準之。理以貫之。義以一之。變而通之。神而明之。未可按圖索驥也。所以臨證者。不知著述之艱難。著述家。又不知臨證之不易。然但著書而不臨證。不過紙上談兵。但臨證而不著述。每多不學無術。皆非實學也。余讀仲景書。至痞結兩證。茫無就緒。不覺掩卷而歎。故勉爲之辨。

脉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乃氣

痞耳。

濡音軟
十一

此以下三條。乃寒邪入裏之痞也。下文陽虛陰盛之痞。則又不同矣。夫脉浮而緊。浮爲在表。緊則爲寒。乃頭痛發熱。身疼腰痛。惡風無汗。寒邪在表之脉。麻黃湯證也。而復下之者。言不以汗解而反誤下之也。緊反入裏者。言前所見緊脉之寒邪。因誤下之虛。陷入於裏。而作心下痞滿之症也。按之自濡。言證雖痞滿。以手按之。則軟而不硬也。此不過因表邪未解。誤下

裏虛。無形之邪氣陷入於裏而成痞耳。其脉證不同。治法各異者。又於下條分出。以爲臨證施治之用。

心下痞。按之濡。其脉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二十

此二條。承上文言同一誤下。緊反入裏而成痞。其脉症稍異。治法即殊。故示人以不可概視而妄施治療也。心下者。心之下。中脘之上。胃之上脘也。胃居心之下。故曰心下也。痞者。天地不交之謂也。以邪氣否塞於中。上下不通而名之也。前所謂緊反入裏者。非即寒氣入裏也。乃寒邪鬱於營衛之間。已發熱之傷寒。

邪氣乘誤下之虛入裏而成心下痞也。寒鬱爲熱。即熱論篇所謂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之義。謂初感本是寒邪。鬱於腠理。則發熱矣。按之濡。即所謂氣痞也。其脉關上浮者。浮爲陽邪。浮主在上。關爲中焦。寸爲上焦。因邪在中焦。故關上浮也。若結胸之脈。則寸浮而關沈矣。結胸因熱邪水飲並結。按之石硬。或心下至少腹皆痛不可近。故治之以大陷胸湯。此則關上浮。按之濡。乃無形之邪熱也。熱雖無形。然非苦寒以泄之。不能去也。故以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按之

濡而脈浮。未可寒下太過。故以麻沸湯漬須臾分服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 二兩

黃連 一兩

麻沸湯者言湯沸時泛沫之多其亂如麻也全生集作麻黃沸湯謬甚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謂之瀉心湯者。非用黃連以瀉心臟之火也。蓋以之治心下痞而名之也。大承氣之治邪熱歸胃。以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故以大黃芒硝枳實厚朴專治胃實。大陷胸之治結胸。亦以太陽表邪誤下陷入。因熱邪水飲並結。故攻熱實而兼導飲。十棗湯之

攻痞。以表邪已解。非熱邪入裏。不過水飲停蓄於胸脇之間。故不用大黃攻熱。但以大戟芫花甘遂蠲飲泄水而已。皆攻實之法也。若夫大黃黃連瀉心湯者。因傷寒鬱熱之邪。誤下入裏而痞塞於心下。雖按之濡而屬無形之氣痞。然終是熱邪。故用大黃之苦寒泄之。以攻胃分之熱邪。黃連之苦寒開之。以除中焦之鬱熱。而成傾否之功。在五等瀉心湯中。獨爲攻熱之劑也。然有是證。有是脈者。宜之。設非其證者。未可概用也。麻沸湯。百沸熱湯也。成氏云。但以麻沸湯漬。

服取其氣薄而泄虛熱也。蓋因按之軟則胃中無大宿垢。關脉浮則中氣不實。故但漬而不煎。爲泄虛熱而非攻下之劑。成氏此言可謂得仲景之旨矣。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十三

此又承上文言。如前應用大黃黃連瀉心湯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則治法又不同矣。夫以心下痞而按之濡。其脉關上浮者。即前所謂緊反入裏。傷寒鬱熱之邪。誤入而爲痞。原非大實。而復見惡寒汗出者。知其命門真陽已虛。以致衛氣不密。故立府不得緊閉。

而汗出。陽虛不任外氣而惡寒也。人但知衛氣行於皮膚。而不知乃下焦之真陽。蒸穀氣而達皮膚。乃爲衛氣。所以相火居於兩腎之間。而屬少陰。衛氣居於肌表。而屬太陽。爲一根一葉。故足太陽膀胱。與足少陰腎經。相爲表裏而成一合也。以熱邪痞於心下。則仍以大黃黃連瀉之。加附子以扶真陽。助其蒸騰之衛氣。則外衛固密矣。因既有附子之加。併入黃芩以爲徹熱之助。而寒熱並施。各司其治。而陰陽之患息。傾否之功又立矣。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 二兩

黃連 一兩

黃芩 一兩

附子

一枚炮去皮破另煮汁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十四

傷寒寒傷營也以頭痛發熱惡寒無汗之證法當以麻黃湯汗之方為合法乃先大下之下後而表邪陷

入矣。醫見未解而復發其汗。謂之復者。蓋以誤下之後。復用麻黃湯也。汗雖發而從前陷入之邪。已作心下痞矣。心下已痞而仍惡寒者。猶有表邪未解也。前條同是痞證而惡寒。以附子瀉心者。因惡寒汗出。所以知其爲陽虛之惡寒也。此則惡寒而不汗出。是以知其爲表未解也。故曰不可攻痞。若再攻之。必已陷再陷矣。所以必當先解其表。俟表邪旣解。然後乃可攻痞也。但傷寒解表。不用麻黃而用桂枝者。何也。仲景以麻黃治傷寒。桂枝治中風。一定不移之法也。其

可亂乎。若其法可亂。則仲景不於桂枝湯條內特立禁止之文。曰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此條旣曰傷寒。而又以桂枝湯解表。豈立法者自相矛盾邪。蓋因此證旣已誤下。胃中陽氣已虛。又復發汗。表間衛陽又損。若再用麻黃。必至陽氣竭絕而爲亡陽之敗症矣。且寒邪已經陷入。其在表未解之邪有限。故權用桂枝湯以解表間之虛邪也。解後亦用大黃黃連瀉心湯者。因此痞亦是發熱惡寒之傷寒邪熱。因誤下

入裏所致。即所謂緊反入裏也。因與熱入之痞同義。故治法亦同。與下文胃中不和腹中雷鳴客氣上逆者不得同論也。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十五

傷寒中風者。言或中風。或傷寒也。謂無論傷寒中風之有表症者。但誤下之。皆可致變。非後人所謂風邪。

入裏則爲結胸。寒邪陷入則爲痞也。下利日數十行者。誤下傷胃。中氣失守。隨藥勢而下奔也。完穀不化。胃寒不殺穀也。腹中雷鳴。誤下則胃陽已傷。中焦虛冷。氣滯不得流行。脾弱不能轉運。欲通而不得。故但留滯於腹中作響而已。是以陰氣填塞於心下。硬滿而爲痞也。胃氣受傷。陰邪上逆而乾嘔。陽受陰迫。虛陽上走而心煩不安也。醫見心下痞滿。以爲熱邪未盡而復下之。則胃中陽氣益虛。其痞益甚。不知此非熱邪所結。但以胃脘之陽。陽損。真氣空虛。故客氣得

以上逆客氣者。非外入之邪也。乃胃陽已虛。下焦之陰氣上逆。以非本經之氣。故爲客氣。客氣上逆。致成痞硬耳。當以甘草瀉心湯主之。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

四兩

乾薑

三兩

半夏

半升

黃芩

三兩

黃連

一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方以甘草爲君。前代名家。皆疑其爲甘補緩中之

藥。非痞滿所宜。注中皆含糊抹過。而不能明言其故。
余注解素問諸篇。始知甘性雖緩。其補瀉之用。於五
臟各有不同。故藏氣發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
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此皆用其甘和補緩之性
也。又云。心欲栗。急食鹹以栗之。用鹹補之。以甘瀉之。
其以甘瀉之句。人皆讀而忽之。豈知聖賢垂訓。語無
虛發。雖一言一字。無非精微之蘊。唯仲景知之。遂以
此一句之義。立法制方。用之以治極難之證。如世之
讀內經而輒加刪削者。又焉能得此精義哉。夫所謂

心欲柔者。心乃藏神之臟。五臟六腑之大主。胞絡代君行令。邪不得犯。犯之則死。豈真有所柔硬乎。謂之欲柔者。蓋心之部分。爲邪所犯。不得其平和。故柔之瀉之耳。仲景之瀉心。亦瀉心下之痞氣。非瀉心臟也。故亦以甘瀉之。猶素問陰陽別論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非真心脾二臟受病也。因胃病在心脾之間耳。其義相同。當以意度之可也。故於肝則以甘緩其動。急之偏勝。於脾則以甘益其濡潤之不足。於心則以甘瀉其痞滿之虛邪也。然雖曰以甘瀉之。而瀉之之

法亦必以痞之虛實爲辨。未可概用也。其熱實之痞。固不必言。然苟非胃中虛冷。脾氣下陷。陰邪上逆。下利完穀。腹中雷鳴者。而妄用之。未有不反增其滿者也。如李東垣補中益氣湯。唯氣虛而致中滿者。乃爲的對。倘施之於實脹。未有不殆者也。乾薑守中。除裏寒而止下利。半夏利膈。神農本經言其能治傷寒寒熱。心下堅硬。二者皆辛溫而能散痞。故重用之以爲臣。黃芩黃連。乃苦以開之。非方氏所謂解其邪熱之煩也。然仲景明言此非結熱。又曷爲用之。蓋取至真。

要大論之所謂熱因寒用也。以陰邪否塞於內。驟進
辛熱。恐其拒格而不受。故以寒藥導之使入也。即經
所云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乃反佐以取之之法。是以
黃連止用。乾薑三倍之一也。但觀厥陰條中。傷寒本
自寒下。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食入口即吐。而以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治之。理自明矣。寒熱兼施。辛
苦並用。中氣不調。故以大棗和之。然用甘草而不用
人參者。陰邪在內。濁氣留中。人參非瀉劑。故不用也。
舊注但云甘草坐鎮中州。人但知生薑代乾薑之僭。

孰知以乾薑代生薑之散。但知甘草能增滿。孰知甘草能去滿哉。不知李東垣原云。以乾生薑代乾薑者。以其不僭故也。並非以生薑代乾薑之僭也。本草云。乾生薑。即生薑之乾者。主治各自不同。而乾薑又別用法製造者也。性味主治又不同矣。且生薑散外而開發。乾薑溫裏而守中。乾薑亦豈能代生薑之散哉。而甘草所以去滿之故。終未道出。芩連之用。又未通解。竊恐未足以發明立方之義也。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

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
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爲結
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不中
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十六

此條當在少陽壞病中
因屬痞症故類附於此

此以邪在少陽而成痞結。故不曰太陽。而但以傷寒
二字冠之也。五六日。邪入漸深之候也。嘔而發熱。少
陽之本證也。以邪在少陽。柴胡湯證已具。而不用柴
胡。反以他藥誤下之。他藥者。即承氣之類。非有別藥
也。因此證唯柴胡爲對證之藥。彼不當用者。即指爲

他藥也。若誤下之後。無他變證。而柴胡證仍在者。當復與從前對證之柴胡湯。必身體蒸蒸而振。蒸蒸身熱。汗欲出之狀也。振者。振振然搖動之貌。即寒戰也。言膚體蒸蒸然。却發熱汗出。而邪氣解矣。其所以戰而後汗者。以下後正氣已虛。難於勝邪。故必戰而後汗也。如此。則雖有從前他藥誤下之失。已幸而不爲變逆矣。若誤下之後。柴胡症不仍在者。則邪氣必乘虛陷入矣。邪陷而心下滿。按之鞭痛者。此爲熱入之結胸也。以大陷胸湯主之。若但滿而按之不痛。其非

鞭結可知。已屬氣痞。然雖按之不痛。若如前其脉關上浮者。仍是陽邪。當以前條大黃黃連瀉心湯泄其虛邪矣。此不言關上浮。則知爲下後胃中陽氣空虛。身中之陰氣否塞於心下。而爲虛痞也。雖屬少陽本症。今已變逆爲陰痞。則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辨誤 前注家以中風誤下爲結胸。傷寒誤下爲痞。此條以傷寒而可結可痞矣。又以陽邪入裏爲結胸。陰邪入裏爲痞。此則邪在少陽而誤下。是陽經之邪。

亦能結能痞矣。以此論之。即仲景之發於陽發於陰。尚未足以盡該其義。後人又豈能作一定之例以範之邪。總當因時制變。因勢定形。就形以定名。因變以施治耳。故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又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

半升洗

乾薑

三兩

人參

三兩

甘草

三兩炙

黃芩

三兩

黃連

一兩

大棗

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

升日三服

半夏辛而散痞。滑能利膈。故以之爲君。半夏之滑。見小陷胸湯方論中。乾薑溫中。除陰氣而蠲痞。人參炙甘草。大補中氣。以益誤下之虛。三者補則氣旺。熱則流通。故以之爲臣。黃芩黃連。即前甘草瀉心湯中之熱因寒用。苦以開之之義。故黃連亦僅用三倍之一。以爲之反佐。大棗和中濡潤。以爲傾否之助云。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十七

傷寒汗出解之後。言表邪俱從汗出而悉解也。胃中不和以下。皆言裏症未除也。此條非誤下所致。乃邪傳太陰也。然但曰胃中不和而不言太陰脾土者。太陰陽明論云。脾胃以膜相連。足太陰之脉。貫胃屬脾絡噤。與足陽明相爲表裏也。胃陽衰弱。氣不流行。陰寒閉塞。故心下痞硬。胃寒不能腐化。脾弱不能健運。故乾噫食臭也。噫者。噯食氣也。胃寒不化。宿食停留而噯食酸臭也。靈樞口問篇云。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素問脉解篇云。太陰所謂

病脹。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陽明也。中焦不寒。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傳化失常。津液不流。故水氣旁聚於脇下。氣滯不得流行。所以腹中雷鳴。中氣不守。清陽不升。脾氣下陷。水穀不分而下利。故以生薑瀉心湯主之。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

四兩切

甘草

三兩炙

人參

三兩

乾薑

一兩

半夏

半升洗

黃芩

三兩

黃連

一兩

大棗

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

升。日三服

生薑瀉心湯。即半夏瀉心湯而增入生薑也。半夏瀉心。本所以治但滿不痛之虛痞者也。此則汗後外邪已解。雖非誤下之變。而中氣虛寒。陽和不布。三焦不能宣化。津液不得流行。尤甚於但滿不痛。故加生薑以宣之。徐之才曰。宣可去壅。生薑橘皮之屬是也。李東垣云。外感六淫之邪。欲傳入裏。三陰實而不受。逆於胸中。天分氣分。窒塞不通。或噦或嘔。所謂壅也。三陰者。脾也。故必以破氣藥瀉其壅塞。李時珍曰。壅者。

塞也。宣者。布也。散也。鬱塞之病。不升不降。傳化失常。必藥以宣布敷散之。如承流宣化之意也。蓋生薑辛而能散。溫而能走。故以爲宣揚開發之主。流通其鬱滯陰濁之氣。鼓動其傳化轉運之機。或曰脇下有水氣。何以不用十棗乎。曰十棗湯證。乃太陽中風之邪入裏。下利嘔逆。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至汗出不惡寒。表邪已解。裏邪已實。故用之以逐飲和裏。此條乃脾胃虛寒。太陰經之虛痞也。故以乾薑半夏溫中。獨飲足矣。減用乾薑至一兩者。以生薑

四兩故也。又以人參炙甘草補助正氣。使氣盛流行。然後能宣通布散也。黃芩黃連大棗之用。一如半夏瀉心湯之制而已。觀仲景五等瀉心湯之法。其攻補一進退。陰陽虛實。無不各盡其制。其所以裁成輔相者。爲何如哉。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十八

此條亦不由誤下。乃自表傳裏之痞也。以寒傷營而頭痛發熱惡寒無汗之證。汗之則當解矣。乃汗之而

不解。非汗之不徹。即邪氣深重也。遂至傳入於裏而心下痞鞭。以客邪在裏。不得發越。故上吐下泄。此爲變逆已甚。勢所必攻。然其未盡入裏之邪。猶在半表。若但下之。恐其邪亦併陷入。故以小柴胡湯入承氣之半。名之曰大柴胡湯。以雙解之。庶幾外邪可解。裏邪得泄。而成先否後喜之功也。小柴胡去人參甘草者。邪在裏也。加芍藥者。汗後下利。斂陰氣也。下利而用大黃者。邪實則通。因通用也。此與結胸條中之大柴胡互相發明。可見痞症之邪從外入者。與熱入之

結胸。名雖異而實同。其感受與治法。不甚相懸也。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復

代赭石湯主之。十九

言傷寒頭痛發熱。惡寒無汗之證。已發其汗。又或吐或下。表裏已解之後。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因邪氣雖去。而胃中陽氣虛損。陰寒否塞。陽氣不得流行。脾弱不能健運。故氣上逆而噯食氣也。此條比前生薑瀉心湯。同一傷寒汗出邪解之後。而少胃中不和。瀉下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諸證。爲較輕矣。故增減生

薑瀉心湯之制。而以旋復代赭湯主之也。

辨誤 前注皆曰伏飲爲逆。而以旋復半夏蠲飲。不知陰邪否塞。胃氣不行。凡水飲入胃。皆可停蓄。聚爲痰飲。何必執泥其說。若能使胃氣通行。則精液無不流貫矣。注謂胃氣上逆。全不下行。有升無降。而以素問之弦絕者聲嘶。土敗者聲噦二句證之。誤矣。按素問寶命全形論。黃帝問云。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病。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

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

滌回集云太素作木陳者其葉落

病

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爲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蓋此篇帝欲盡愈天下最深之病。而伯對以病之深而將敗者。豈能悉愈。若留淫日深。著於骨髓者。如鹽之味鹹。其氣味深入。浸潤。雖以磁器之堅。亦能滲透。而津泄其滲液。以譬邪氣之浸淫於筋骨藏府之中。而難於洗拔。且腎爲潤下。鹹水之藏。若下泄不固。則腎之元陽精氣敗絕矣。又如絲絃之將絕。則其音聲必破碎而嘶敗。以譬

脉之弦絕急者。爲肝氣將絕。豈若木之敷榮者。能生發其枝葉乎。所以病之深而難治者。胃氣敗而脾絕。聲必噦逆也。謂之壞府者。人身之軀殼。所以藏五藏六府如藏器之府。靈樞脹論曰。藏府之在胸脇腹裏也。若匱匣之藏禁器也。若人而有此三藏之敗。是謂壞府。雖毒藥無能治。短鍼不能取。若徒用之。適足以絕皮傷肉而無益也。何也。病情至此。氣乖血死。血氣爭黑而不可治也。奈何注家引必死不治之經文。以證仲景論中。邪氣已解。極輕不死之痞症。致經論之

旨並失。且此篇經義。自唐王太僕已來。俱未之能解。豈可引之以作證邪。嗟乎。素問雖上古典墳。義深難解。其旨豈終晦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見乎。倘後之人。或有能解之者。則如之何。

旋復代赭石湯方

旋復花 三兩

人參 二兩

生薑 五兩切

半夏 半升

代赭石 一兩

大棗 十枚擘

甘草 三兩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

升日三服

金匱所謂七物旋復代赭石湯者。即生薑瀉心湯之意而增減之也。以證有輕重。故方亦因之而爲損益也。夫生薑瀉心之症。水氣聚於脇下。腹中雷鳴而下利。以陰氣過盛。故以生薑之宣散。同乾薑之辛熱。以開其陰痞。又恐寒邪拒格。入而不受。故用芩連之反佐以導引之。此條不過心下虛痞。噫氣不除耳。因減去乾薑。故不須寒涼之反佐。但多加生薑一兩以代乾薑。增益其辛溫宣散之用。助參甘而成溫補開豁。

之功而已。旋復花。神農本經言其能治結氣脇滿。除水。下氣。故用之以爲君。李時珍云。代赭石乃手足厥陰之藥。取其鎮重。故能除上走之噫。此方較之五瀉心湯。爲和平之正治。無用出奇。不須霸術。所謂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者乎。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湯藥。蕩滌之藥也。他藥亦下藥也。此條自傷寒服湯藥。至利不止。皆承前誤下成痞之義。不必重看。醫以理中與之一段。蓋示人以病無一定之情。治有變通之法。當審察機宜。隨時應變。未可專守一法。概治諸症也。前五瀉心湯諸症。無論寒熱攻補之法。皆以邪在中焦爲治。而不知更有氣虛下陷。利在下焦者。故曰理中者。但能理中焦之虛寒而已。與下焦毫不相涉。病藥相懸。故其利益甚也。謂之益甚者。言藥不中病。不能止而益甚。非理中有所妨害而使之益甚也。

尚論以鄰國爲銓譬之。亦過情之論也。病旣在下。大腸滑泄。非重不足以達下。非澀不足以固脫。故以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然此方此法。猶是過文語氣。非仲景著意處。其所重者。全在復利不止。當利其小便。句。言元氣未盡虛脫。不過大腸滑泄。則以石脂餘糧澀之。亦足以取効。若已下再下。真氣已虛。下焦無火。真陽不能司其蒸騰氣化之功。則清濁不能升降。水穀不得分消。故利復不止。豈瀉藥所能治哉。必使下焦有火。氣化流行。而後可以言治也。其但言當利小

便而不立方者。以三焦膀胱氣化之說繁多。非一言可蔽。故不具載也。若後之以道自任者。學力優。味經義精熟。胸中自能了然。何必多贅。所以仲景自敘中云。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慎其所知。各承家法。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而欲視死別生。責為難矣。膀胱氣化說。見五苓散方論中。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

一斤
研碎

禹餘糧

一斤
研碎

已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

徐之才曰。澀可去脫。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李時珍云。牡蠣龍骨海螵蛸五倍五味烏梅榴皮訶子栗殼蓮房椶灰石脂皆澀藥也。而石脂禹餘糧皆手足陽明經藥。石脂氣溫體重性澀澀而重。故能收濕固下。甘而溫。故能益氣調中。中者。腸胃肌肉也。下者。腸澼泄痢也。禹餘糧性瀉。故主下焦。李先知詩曰。下焦有病人難會。須用餘糧赤石脂是也。時珍又云。脫有氣脫血脫。精脫神脫。脫則散而不收。故用酸澀溫平之藥。以斂其耗散。然氣者。血之帥也。故氣脫當兼以氣藥。

一血脫當兼以血藥。及兼氣藥。所以桃花湯之立治。又不同也。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二十一

言本以誤下之故。以致邪氣入裏。而心下痞硬。則當與瀉心湯矣。然瀉心之用不一。有誤下寒邪外入之痞。即緊反入裏也。有下後胃虛內作之痞。有汗解以後。陰邪內結之痞。所以有攻下熱實之法。又有攻下而兼溫經復陽之法。有溫中散痞之法。有溫補宣開

之法。大抵皆因證而施。故治法各異。此所謂痞者。蓋太陽表邪入裏之痞也。因膀胱爲太陽之府。痞雖結於心下。而邪已入裏。內犯膀胱。雖用瀉心之法。非惟痞不得解。且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矣。夫足太陽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必藉三焦之氣化而後行焉。所謂氣化者。下焦之氣上騰。然後上焦之氣下降。氣上騰則津液上行而爲涕唾。氣下降則津液下走而爲便瀉。邪犯膀胱。則下焦之氣不上升而氣液不騰。故口渴而燥煩。下氣既不上升。則上焦無以下降而

小便不利。故以五苓散主之。說見五苓散方論中。然渴而口燥煩。與傷寒誤汗首條之脉浮數煩渴同義。雖有誤汗誤下之殊。而下焦虛寒無火。則無異也。但認定經絡。審清脉理。有何疑憚。而至逡巡畏縮哉。要之臨證狐疑。處方猶豫。皆平日信道不篤。工夫未盡耳。豈古人有所隱秘乎。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熱熱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二十二

舊說以風傷衛而誤下之。則爲結胸。寒傷營而誤下之。則作痞。以此釋仲景發於陽發於陰之義。前已有傷寒六七日之結胸熱實。及傷寒十餘日之結胸無大熱矣。又半夏瀉心湯條內。以傷寒而且結且痞矣。此條又以太陽中風而爲心下痞鞭。則仲景之發於陽發於陰之意。在乎陰經陽經。而不在於中風傷寒也明矣。此節不敘表證。即曰下利嘔逆者。邪熱已犯腸胃。裏已受邪。似可攻下。然邪雖入裏。必表邪已解者。乃可攻之。若表證未除者。未可攻也。漿漿熱汗微

出也。其人熱熱然身熱汗出而發作有時者。即邪入陽明。自汗潮熱之類是也。頭痛非必表症而後有也。邪結於裏。陽邪怫鬱於上而頭痛也。心下痞硬而滿。牽引脇下痛者。乃邪已入裏。痞塞於中焦胃脘之間。故心下痞硬也。若但屬氣痞。則不至鞭滿而引及脇下作痛矣。因邪既入裏。胃不能行其津液。以致水飲停蓄。故心下鞭滿。氣不得伸。其痛牽引脇下也。即生薑瀉心湯條下所云。心下痞鞭。脇下有水氣。又所謂水結在胸脇者是也。邪在胃中。故氣逆而乾嘔。中焦

痞塞。故中滿而短氣。皆必攻之症也。然必汗出而不惡寒者。乃爲表邪盡解。已入陽明。止裏邪未和耳。裏未和者。胃困於邪。不能使津液流貫。停蓄於胸脇之間。非結胸熱實。心下痛。按之石硬者比也。結胸有熱實。故主之以大陷胸湯。而以大黃芒硝爲君。此雖痞症之實者。然終不若結胸之有實熱者也。所以當蠲其水濕痰飲之邪。則胃和而氣自流通矣。故以十棗湯主之。

十棗湯方

芫花焚

甘遂

大戟

大棗

十枚
擘

右上三味。等分各別搗爲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李時珍云。仲景治傷寒。蓋以小青龍治未發散之表邪。使水氣自毛竅而出。乃內經所謂開鬼門法也。十棗湯。驅逐裏邪。使水氣自大小便而洩。乃內經所謂潔淨府。去陳莖法也。五飲之中。水濕之流於腸胃者。

爲痰飲。令人腹鳴吐水。胸脇支滿。或作泄瀉。芫花大戟甘遂之性。逐水洩濕。能直達水飲窠囊隱僻之處。可徐徐用之。取効甚捷。余參攷方書。如控涎丹。小胃丹。舟車神祐丸等法。雖後賢變通之法。然皆本之於此。夫芫花辛溫而有小毒。能治水飲痰癖脇下痛大戟苦寒而有小毒。能泄臟腑之水濕。甘遂苦寒有毒。而能行經隧之水濕。蓋因三者性未馴良。氣質峻悍。用之可洩真氣。故以大棗之甘和滯緩。以柔其性。氣衰其鋒銳。然亦強者不過服一錢七。羸者減至半錢。

而已。又以肥棗十枚。煮汁八合。和之。若服之而下少
病未除者。又必至明日。方可更服。仲景制方之妙。可
謂臨深履薄。惴惴焉矣。而近世醫師。猶絕不用之。即
遇其證。及見此方。讀之未終。無不惶駭。却走嚙指吐
舌而已。其所長者。不過隱忍姑息。以示慎重。唯坐觀
成敗。聽其自爲進退。以圖僥倖。成則妄自居功。敗則
委之命數而已。豈知佳兵雖不祥之器。然禁暴除亂。
非此不可。苟欲戡禍亂而致太平者。其可少乎哉。仲
景處方。以矛制剛。以寬濟猛。其控御之法。如用撫綏。

之衆。紀律之兵。以之治實。又何虞焉。況大棗之用。其
韜鋒斂鍔。不啻虎皮包倒載之戈。笏冕脫虎賁之劍
矣。易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其斯之謂歟。

太陽病。外症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下不止。心
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二十三

解見上篇誤下條中。因是心下痞鞭。故附錄於此。以
便簡閱。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
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

黃。膚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二十四

太陽中風。已自頭項強痛。發熱惡寒。而汗出矣。醫不知而發其汗。發汗者。非誤用麻黃湯。即犯如水流瀉之戒。病遂不除。而發熱惡寒。醫又以爲邪氣不解。而復下之。致邪氣乘虛入裏。而痞塞於心下。因汗下兩誤。而表裏俱虛矣。誤汗則衛外之真陽已亡。誤下則內守之真陰亦竭。故曰陰陽氣並竭。旣曰陰陽氣已並竭。而又曰無陽則陰獨者。何也。前所謂並竭之陰陽。乃人身之真氣也。此所謂無陽者。指胃中之陽氣。

空虛也。陰獨者。謂唯有陰邪不塞於中也。言誤下之
後。胃中陽氣空虛。獨有陰氣不塞也。醫又不知而復
燒鍼以逼其汗。火氣外入而內攻。虛陽浮散而欲絕
故胸煩也。陽氣既無。陰邪獨盛。所以青黃之色現於
面也。膚瞤。肌膚跳動也。即前誤汗亡陽身瞤動。振振
欲擗地之瞤也。膚肉瞤動。青黃之色並見。陽氣敗竭
死之象也。素問五藏生成篇云。色見青如草茲者死。
黃如枳黃者死。故曰難治。色微黃者。不見陰寒敗死
之青色。但有微黃之色也。生成篇又云。黃如蟹腹者

生也。靈樞終始篇云。陰受氣於五藏。陽受氣於四末。
素問陽明脉解云。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
實。今手足溫。則知陽氣猶未敗亡。溫經復陽之治尚
可施也。故曰易治。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暈。時如結胸。心下痞
鞭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
譫語。脉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二十五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鞭。頭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
肝俞。慎勿下之。二十六

已上二條。解見併病條下。因屬心下痞。鞭故亦重附於此。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二十七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二十八

解見陽明篇中。因亦屬心下痞鞭。附此以便尋覽。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脉動惕者。久而成痿。

二十九

此條當在少陽篇中。因屬心下痞鞭。故亦附入此篇。言傷寒既吐且下而後發其汗。是汗下顛倒。邪氣已陷。內外俱虛。元陽之竭。虛火上炎。故作虛煩而脉甚微細也。至八九日不治。陰邪得以乘胃中陽氣之虛。而痞鞭於心下。氣滯不得流行。故旁引脇下而痛也。氣上衝咽喉而眩冒者。陽虛而陰氣上逆也。靈樞經

脉篇云。足少陽之脉。起於目銳眦。其支者別銳眦。下大迎。合於少陽。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故病者咽乾。目眩。胸脇苦滿。脇下痞硬。足厥陰之脉。交出太陰之後。過陰器。抵少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肝膽受邪。陰氣上逆。故氣衝咽喉。汗吐下後。虛陽上浮。所以目眩昏冒也。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陷脉爲癰。此以陽氣散亡。無以虛養經脉。故惕然矚動。如此陰盛。

陽虛之證。雖或僥倖而不至危殆。若經久不愈。必至陽虛不治。筋弛骨痿而成廢疾矣。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此條旣非中風。亦非傷寒。當在風寒並感。及風溫例中。因胸中痞硬。故亦附此。桂枝證者。乃風邪在衛。發熱汗出。惡風。頭項強痛者是也。以如桂枝證之發熱汗出惡風。而頭不痛。項不強。則知非中風證矣。然但寸脉微浮。寸脉者。氣口脉也。即脉要精微論之上附

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亦即靈樞禁服篇所云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之義也。謂之上附上者。古人論脉。自下而上。猶易卦之從下而上也。蓋以天地之陽氣。自下而上故也。自尺以上曰附上。附上者。關脉也。寸在關上。故曰上附上也。言寸口之外半以候肺。內半以候胸中也。浮主風邪在表。浮脉雖微。亦發熱汗出惡風也。浮主上焦。故邪在胸中也。然既非中風之邪入裏。而胸中痞硬。上衝咽喉不得息者。以胸中有寒邪故也。胸有寒邪。則陽氣不得宣通。津液不能流。

貫致成痞硬。其氣不得下達。所以逆衝咽喉而不得
息也。邪在上焦。因勢利導。應從上越。當用內經高者
因而越之之法。故以瓜蒂散吐之。使邪從上越。則胸
中氣自和平矣。然論中吐證不一。其吐法亦自不同。
如太陽中暍。神熱疼重而脈微弱。此夏月傷冷水。水
行皮中也。宜吐之。此亦吐胸中之寒邪水氣。使陽氣
通行也。又如少陽病。頭痛發寒熱。脈緊不大。是膈上
有痰也。宜吐之。此胸膈有痰而吐之也。宿食在上脘
者。當吐之。此以宿食填塞而吐之也。懊憹煩燥不得

眠。未經汗下者。謂之實煩。當吐之。此外邪鬱悶於胸中而吐之也。病胸上諸實鬱。鬱而痛不能食。欲人按之。而反有涎唾。下利日十餘行。寸口脉微弦者。當吐之。此胸中或痰或食。或寒積。或鬱熱。諸實邪在上。濁氣否塞。則下焦清陽不升。故日下利十餘行。按之而有涎唾。寸口脉弦。尤知其實在上焦矣。陰陽應象論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所以即從上而越之。實邪既去。清陽得以升越。所以利止也。故李東垣曰。難經云。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此飲食內

傷填塞胸中。食傷太陰。風木生發之氣伏於下。宜瓜蒂散吐之。則木得舒暢。天地交而萬物通矣。至於時行疫癘。癰癤溫邪初感而惡心欲嘔。尤當探吐。則邪氣上越而發泄矣。但尺脉絕者。及諸亡血家不宜用耳。明理論云。梔子豉湯吐胸中虛煩客熱者也。瓜蒂散吐胸中痰食宿寒者也。由此觀之。則凡諸有形無形之實邪在上而填鬱胸膈者。皆可吐。非獨痰飲爲然也。此條寒邪在膈。陽氣鬱塞。津液不流。精微不運。痰飲在所必有。奈仲景止曰寒而不曰痰。注家偏曰

痰而不曰寒。不知何所證據。豈寒邪在胸。不須吐邪。又忽另立痰病一門。我恐以虛靈變化之圓機。改而爲膠柱鼓瑟之死法矣。惜哉。

瓜蒂散方

瓜蒂

一分
熬黃

赤小豆

一分

右二味。各別搗篩。爲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

附臟結第五

臟結結胸辨論第五

問曰。病有結胸。有臟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關脉沈。名曰結胸也。何謂臟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脉浮。關脉小細沈緊。名曰臟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三十一

此設問以申結胸與臟結之辨也。然深哉仲景之文。秘哉仲景之法。而難於推測者也。夫寸脉。氣口脉也。關脉。右關脉也。浮爲陽。表脉也。沈爲陰。裏脉也。小細沈緊者。寒邪深入之脉也。何以知其爲右寸關乎。脉

要精微論云。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故也。說見上文。邪自太陽之表。陷入上焦陽分。故寸脉浮也。邪入胸膈。胃氣不行。中焦隔絕。故關脉沈也。言熱邪陷入心胸之間。按之而硬痛。寸脉浮而關脉沈者。名曰結胸也。如結胸狀者。狀如結胸而已。未必如結胸之按之而硬且痛也。若如結胸之硬痛。則邪氣堅結。胃脘不通。而飲食不能如故矣。王肯堂云。謂之如結胸狀。則與結胸當有分別矣。成注云。二者皆心下硬痛。尚欠穩當。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是按之不痛耳。

此可謂深得仲景之意者矣。其所以謂之臟結者。邪結於臟而非結於腑也。所謂腑者。胃也。臟者。脾也。邪結於脾臟而不犯胃腑。故飲食如故也。但所結者。太陰脾土之一臟耳。非五臟皆結也。然則邪氣何以結於臟乎。以臟結與結胸相似。雖有陰陽之分。但能食與下利不同耳。因外邪陷入。未結於胸而入於脾之大絡。名曰大包者。其絡出腋下。足少陽膽經之淵液穴下三寸是也。其脉若羅絡之佈於胸脇。邪氣入之。故結於脾臟也。時時下利者何也。蓋胃主納而爲水。

穀之海。故內經以腸胃爲倉廩之本。若脾則主於散精而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蓋人之便瀉以時。若有以節之者。以脾氣能約束之耳。五運行大論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也。蓋岐伯以大地喻人身之脾土也。是以胃陽過強。則脾太約而大便不易出。如陽明篇所謂趺陽脉浮。則胃氣強。大便則難。其脾爲約者是也。寒邪結臍。則脾不能攝而水穀不得藏。如五臟別論云。魄門亦爲五臟使。水穀不得久藏是也。脉要精微論云。五臟者中之守也。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

要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今寸脉浮而邪不結於胃。所以飲食如故。關脉小細沈緊。則寒邪結於脾。而時時便瀉也。其所以然者。氣口主胃。而關脉應脾也。脉證若此者。乃名臟結也。舌上白胎而滑者。胃中有寒也。凡胃中有熱實。則舌胎黃黑枯燥。此則脾臟已爲陰邪所結。必更見陽證。乃爲易治。如三陰證中之手足溫。及熱多厥少者。方爲可治。今言舌胎白滑。則胃腑無陽。故曰難治。

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

攻也

此承上文。又以申明舌上白胎滑者難治之義也。言無論中風傷寒之邪。入陽經則爲陽證。入陰經即爲陰證。臟本屬陰。邪陷入之。已成陰結。必兼有陽證者。則尚有熱邪可攻。但邪既結於陰。則太陽及陽明證。在所必無。庶幾三陽之第三層。在軀殼之裏層者。則少陽也。少陽與軀殼以內之臟腑。最爲親近。或尚有未盡陷入之邪。留於少陽。則當往來寒熱矣。而又曰。不往來寒熱。是邪氣全不在陽經。故無陽症也。然邪

結於裏。或有躁擾不寧。而其人反靜。靜則又屬陰矣。其舌上所見之胎。則又滑而不燥。大凡六經見症。三陽邪熱歸胃。則有舌胎。其生也。自白而黃。自黃而黑。至芒刺燥裂。種種各異。憑之以驗寒熱虛實而溫涼補瀉之。真百無一失。若果能審察精當。心領神會。實萬舉萬得。所以舌胎從不誤人。非若脉症之陰陽變幻。真假虛實之難測也。至若三陰受邪。舌胎甚少。即或有之。亦灰白濕滑而已。此云舌上胎滑。則胃氣亦寒。純是陰邪。必當溫經復陽矣。若攻之必敗。庸可攻。

乎。故云不可攻也。成氏旁引仲景濕證原文之丹田有熱胸中有寒解之。遂致後人因之。而有丹田陰也。胸中陽也。熱反在陰而寒反在陽之說。更後而又有仍其舊者曰。丹田陰也。反有熱。胸中陽也。反有寒。是則其病不在表裏而在上下。上下之邪相悖而不相入。議論若此。不知今後人作何參解。若何會悟邪。呀。我恐義理幽深。併注家亦未之或知也。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臟結死。

痞者陰寒之積也。臍之中央神闕也。神闕者任脉穴也。臍旁之左右各半寸。腎經盲俞穴也。少腹至陰之分也。會陰曲骨中極關元氣海等穴。任脉之所自起也。自陰股入毛中。循陰器抵少腹者。足厥陰之脉絡也。橫骨大赫四滿中注等穴。足少陰之脉穴。夾任脉之兩旁而行於少腹者也。陰筋者。足厥陰之絡。引畢丸而結於莖者也。言病人脇下平素向有陰寒之痞積。連在臍旁腹三行之陰分。而又因傷寒臍結之證。其痛下引少腹。入厥陰而控引畢丸之陰筋者。此等

臟結。以陰氣過極。陽氣竭絕。故曰死。

重編張仲景傷寒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三 終